

清除厚古薄今思想
貫徹厚今薄古方針

北京出版社

75-23

清除厚古薄今思想
貫徹厚今薄古方針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出版說明

厚古薄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歪風，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都存在着。它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大躍进。党所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針給我們指明了学术、科学一定要联系实际、要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解除了人們厚古薄今、怀古鄙今等思想束縛。最近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都在对厚古薄今的不良傾向展开批判和論战，这實質上反映了学术思想、教育思想上兩条路綫的斗争。本書选集了發表在报刊（主要是北京的）上的有关文章，一則可供讀者参考，也可作为这一論战的点滴記錄。

清除厚古薄今思想 貫徹厚今薄古方針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2 7/16 • 字數：48,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册

統一書号：3071·56

定价：(5) 0.18元

統一書號: 3071 · 56

定 价: (5)0.18元

目 录

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	(1)
-----------	-----

——陳伯达同志談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躍進

厚古薄今的人醒来	魯 歌 (3)
----------	---------

挖掉厚古薄今的根	陈呂范 鄒啓宇 (7)
----------	-------------

厚古薄今的历史根源	馬曙予 (11)
-----------	----------

厚今薄古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周熾亞 (15)
----------------	----------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艾思奇 (19)
------------	----------

談“过去”和“将来”	关 鋒 (25)
------------	----------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郭沫若 (32)
----------	----------

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范文瀾 (39)
------------	----------

厚今薄古是个最正确的方針	蔡尙思 (47)
--------------	----------

厚今薄古，精神翻身	罗竹風 (57)
-----------	----------

从思想上厚今薄古	許 怡 (61)
----------	----------

兩条黑綫	严家炎 (65)
------	----------

教学必須厚今薄古	柏 生 (69)
----------	----------

在厚古薄今的背后	履 君 (72)
----------	----------

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

——陳伯达同志談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躍進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达今日应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請，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他談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躍進的問題。

陳伯达首先对解放后八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了估价。他說，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成績还是主要的，一批新生力量已經成長；發表了不少好的、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文章；經過思想改造、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有相当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解决或部分解决了自己的人生觀宇宙觀問題，轉向或靠近工人階級。接着他指出，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脫离革命实践的煩瑣主义；有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企圖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討論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他認為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應該用于研究当代的现实。而且考古的目的，也應該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他在这里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他

說，但是，我們現在有些哲學家的哲學文章並沒有表現這一點。陳伯達又引用了馬克思說的“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資本主義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的理論，來說明我們研究問題的方法，主要的應該從現代開始到古代，應該克服目前那種偏重研究古代的傾向。

在談到邊干邊學的時候，陳伯達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翹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階級、瞧不起勞動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說，渺視勞動人民的人，勞動人民就有權利渺視他。

陳伯達說，學校教育當然能夠培養出很多人才，我們必須注意學校教育，但是過去進過大學、出過洋、得過博士學位的人並不一定是真正有學問的，相反的，有些有大學問的人卻並沒有進過大學、出過洋、得過博士學位。現在在各種崗位上已經出現了一批由勞動者出身、原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在工作中經過努力學習已經能夠開始掌握科學技術工作的老干部；還有些單位存在一些科學技術問題，是科學技術人員多時沒有解決的，但一經群眾討論，就很快地得到了解決。這些新氣象說明了勞動人民和老干部邊干邊學的新躍進。

陳伯達最後說，哲學社會科學可以躍進，應該躍進，而躍進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邊干邊學”，所謂厚今薄古，就是說，不要薄今厚古；所謂邊干邊學，就是說，不一定要學好了才干。這正是毛主席說的“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干就是學習”。

（新華社1958年3月10日訊）

厚古薄今的人醒来

魯 歌

在这次“双反”运动中，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發了許多教学和研究上厚古薄今的情况。講文艺理論总是引証紅樓夢、死魂灵，而很少举現代文学作品为例；講李后主的詞、林黛玉的声音笑貌，津津有味，而講到保尔柯察金則只寥寥数語。教育学講孔子、夸美紐斯总是長篇征引，而提到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却一掠而过。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五年半写了关于古代的論文三十五篇，关于近代的論文十九篇，而現代的一篇也沒有。北大历史系考古專業同学去年要求不学近代現代史，有关領導也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許多历史学者都認為古代史是濃茶，近代史是淡水。类似这样的事例在目前各学校的大字报中是举不胜举。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厚古薄今的現象呢？分析起来，可以有下列几种原因：一种是重古輕今，認為古代有搞头，研究古代才显得博学，研究近代算不了學問，成不了名。一种是喜古怕今，認為研究古代，反正古人古事已成过去，不会出什么問題，研究近代，許多事情未有定論，容易涉及当前政治，容易犯錯誤。又一种是怀古鄙今，認為今不如昔，一切都是过去的好，緬怀往昔，發思古之幽情，而对一切现实事

物看不順眼或不感興趣。

懷古鄙今，認為一切都是今不如昔，這是一種沒落階級的感情，這種感情之應該批判是很明顯的。儘管今天學術界中也還有這樣的人，但是這種人既不願跟着時代的車輛前進，總想向後倒退，那末他們迟早總將被時代拋棄，這裡且不必多說。

至於重古輕今和喜古怕今這兩種看法，儘管明白說來，大家也會認為不對，但私下贊同者却是大有人在。

重古輕今是我國封建時代文人學者的傳統思想。“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言必稱三代”，確是自古已然，現在也還有很大影響。例如北京師大某教授就認為最有學問的東西是考古，而研究現代的東西算不得學問。其實，這種所謂古代有搞頭，研究現代算不得學問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難道說在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寫出“資本論”、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寧寫出“帝國主義論”、以及毛主席許多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沒有價值、算不了學問嗎？一切學問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如何促進社會的發展。古代的事當然要研究，毛主席也要我們研究歷史，但研究古代的目的在於現代，在於“溫故而知新”。研究古代的東西有了成績，當然有價值，但不能說研究現代的東西就沒有意義，相反地，應該是更有意義。近代現代社會發展迅速，不論研究文學、研究哲學、研究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都大有可為。近代史決不是淡水。就拿解放後的中國來說，在這短短幾年中，政治、經濟、文化經過了多么大的變革，社會發生了多么深刻的變化，有多少材料值得收集，有多少問題值得研究，有多少經驗值得總結，怎能說沒有搞

头，又怎能說这些不是學問呢？其实这种認為研究近代东西不算學問的說法，就是將研究近代的學問当做政治性的應景的东西，当作运动文章，这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忽視政治、輕視現實的一种表現。

喜古怕今的思想，在許多專家教授中也是存在的。有人因为过去曾經向學生贊揚过胡風，推荐过“窪地里的战役”，因而至今引以为戒。但是，这难道是“今”的可怕嗎？除非有地方可以逃避現實，生在现实时代的人，总不免要对現實有所愛憎，有所肯定或否定。怕是沒有用的，問題在于鍛煉自己的立場观点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研究一个問題發生錯誤，只能責備自己功夫不够，就應該再下功夫。做學問的态度應該实事求是，限于自己的水平，在研究工作中出些錯誤也是难免的，只要繼續研究，不断改正，出了一点錯誤也并不有害于一世令名。反之，为了怕犯錯誤而不敢接触当前实际問題，鑽到牛角尖去，这却是更大的錯誤。而且作为教授、導師因怕犯錯誤避而不談当前現實問題，而讓學生自己摸索着去碰這些問題，也是一种对青年不負責任的态度。何況，搞古代也不一定不犯錯誤，蓋棺并不一定就是論定。立場观点不正确，搞古代也难免犯錯誤的。武訓豈不是古人嗎，为什么还有人在他身上犯了錯誤呢？

当然，反对厚古薄今的思想，并不是說我們就不研究古代了。除了学术界的主要力量應該用于研究当前現實外，古代也要研究，問題在于我們是否以現代的观点去看古代，是否从現代的角度的去研究古代，如果是，就是“溫故知新”，就是使古为今用，就是厚今薄古。反之，如果仅仅是进行些毫

無意义的煩瑣的考証，如研究中国古代博奕史之类，那是完全不必要的。

因此，目前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中对于厚古薄今的現象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有益的。通过这一次的揭露和批判，將使学术界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研究当前的现实問題，同时也使得研究古代的人能够跳出古代圈子，接触实际，使古代問題的研究为现实服务，这对于科学文化的大躍进將有莫大的意义。

（原載1958年4月4日“人民日报”）

挖掉厚古薄今的根

陈吕范 鄒啓宇

“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門中兩個完全对立的方向。我們的革命事業要求我們“厚今薄古”。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厚古”、“喜古”、“怀古”呢？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問題。

所謂“古”，既然有那么多人厚它、喜它、怀它，它的含义自然用不着多說了。那么，“今”主要是指什么呢？就历史科学而言，在世界史方面，“今”主要是指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的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發生、發展、成長、壯大的历史。“厚今”主要是指大力研究和总结百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特别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無产階級在世界上取得偉大胜利的經驗，以及当前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斗争的各项现实問題，用以指导当前的無产階級革命斗争。在中国史方面，“今”主要是指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厚今”主要是指大力研究和总结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各种經驗教訓，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經驗，用以指导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這更應該是中国歷史科學部門，以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部門研究的主要課題。

內容如此豐富多采的“今”，與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關係如此密切、如此重大的“今”，不去喜它，不去厚它，却偏偏要違反社會發展的要求，去“厚古”、“喜古”、“懷古”，這是什麼原因呢？

以前曾經有人公開打着“為學術而學術”的招牌，去鑽古人古事的牛角尖。後來這個招牌吃不開了，只得把它收揀起來。但暗地里還是那麼老一套：“為學術而學術”。有個教授，過去就是那樣干了几十年。解放後雖然口頭上說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但講起課來卻露了馬腳。在課堂上，他考証一個字可以考証一節課。像這樣煩瑣考証的“學術”，對為社會主義服務有什麼用呢？支持這種“學術”的思想難道不是資產階級思想嗎？

另一種“厚古”的思想是逃避現實。很多同志的文章都指出了這一點。不過，這個問題值得深究：逃避的是什麼現實？要逃到哪裡去？

有人說：“搞現實問題很難。搞古代民族問題，即使錯了，也只錯在死人身上，問題不大。搞現在的民族問題，犯了錯誤，牽連的問題就大了。”其實正是因為自己腦子里資產階級思想太多，不敢碰社會主義民族問題，所以避而遠之，去鑽古代。很明顯，我們現在的現實就是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逃避現實就是逃避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這難道不正是資產階級求之不得的事嗎？這難道不是很鮮明地反映了“厚

古薄今”者的立場嗎？

實際上，無論“為學術而學術”也好，逃避現實也好，往往是因為思想深处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那一套很熟悉、很愛，而對社會主義却格格不入的緣故。有人講文學史對張藉的“節婦吟”中“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兩句，唉唉連聲，說什麼“發乎情，止於禮義”，“古人往往以此比擬君臣”之類，這還不夠，又引了蘇曼殊仿句“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來證明其妙，贊頌不已。這種奧妙，不是證明思想感情隔社會主義、隔工人階級太遠太遠，又作何解釋呢？有人在“客觀上的進步作用”的帽子下，大肆頌揚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甚至把拿破侖對中近東的侵略所起的“進步作用”也吹得天花亂墜，完全無視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時期表現出進步性的同時，就已顯示了資產階級必然消滅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講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却在幾個光輝呀、偉大呀……的形容詞之下輕輕一掠而過。喜好所在，豈不十分清楚嗎？

思想和感情都不是懸空的东西。站在什麼立場，自然會有什麼样的思想和感情。所謂“厚古薄今”，實質上就是對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戀戀不忘，意濃情深，而對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冷若冰霜，諱莫如深。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怎麼會有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又怎麼能夠對於與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密切相關的“今”厚得起來呢？具有“厚古薄今”傾向的人，無論存在着什麼原因，其之所以“厚古薄今”，最終的根源是因為自己的屁股坐在資產階級的凳子上，或是距離工人階級太遠的必然結果。

要順应时代之潮流，符合人民的需要，一变“厚古薄今”而为“厚今薄古”，首要的問題是屁股根本搬家，搬到工人阶级这边来。否則，就是多拿点馬列主义詞句裝点門面，也只是“塗金”而已！

当然，我們絕沒有完全不要“古”的意思。問題在于研究“古”是为了什么，怎么个研究法。恩格斯著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書已經給我們作出了一个光輝的范例。我們研究“古”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無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如果我們研究“古”的結果是表彰“节妇吟”中“發乎情，止于礼义”的感情，进而标榜封建君臣关系，豈不成了为早已被消灭的封建主义服务嗎？如果其結果是毫無批判的歌頌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歌頌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在今天，豈不等于明目張胆地反对社会主义嗎？

能不能“厚今薄古”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門能不能为生产大躍进服务的問題。我們国家的經濟基础已經是社会主义的了。而“厚古薄今”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門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反映了基础与上層建筑的严重矛盾。这个矛盾是我們飞躍前进中的障碍。我們必須立即解决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党已經給我們指示得非常明白，这就是坚决打倒“厚古薄今”这个资产阶级方向。是时候了！哲学社会科学部門的一切力量立刻行动起来，打倒自己的和別人的“厚古薄今”傾向，根本改变自己的立場，坚决貫徹“厚今薄古”！

（原載195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厚古薄今的历史根源

馬 曙 予

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保守思想，就是一切都是古代的好。“事不师古而能常久者，未之聞也”。誰要敢于“薄古厚今”，那就算是大逆不道。所以，孔子那样的古代大学者，只好“托古改制”。孟子那样好辯的人，只好“言必称堯舜”。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要想变法；反对新法的人，給他一个最大的罪狀，就是說他曾經講过：“祖宗不足法。”王安石就几乎成了千古罪人。

这种“厚古薄今”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在封建經濟形态下，一切宗法制度、财产关系、阶级地位、剝削方式等等，都是靠着祖孙相傳这一个秘密貫串、維系于其間的；远当先秦时代，所謂“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就是所謂“农不迁，民不移”、“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食其上”。而不劳而获的封建貴族，則永远是世代公侯，子子孙孙是“公子”、“王孙”。秦始皇更是要把皇帝位子傳給他的子孙，傳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無穷。这就是封建統治阶级所希望的、唯一的、永恒不变的封建秩序与“百世不迁”的秘密。封建統治阶级为了要想永远保持和永远維护他們这种封建特权，为了封建社会的万

古長青，怎么能不开口“先王”、閉口“祖考”？他們大講其“尊祖”，实际是为的“敬宗”。“尊祖”是尊重已作古人的“祖先”，“敬宗”是尊敬还在活着的“宗主”，即必須絕對服从当时的統治者。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就是儒家“貴始”与“复古主义”的全部精义所在。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就更要推崇古人，“厚古薄今”的思想，就如断綫風箏，直綫上升，到了明清兩代，更加变本加厉。那时候，社会特征是：封建制度高度發展，極端君主專制加强，新兴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經萌芽，而整个的封建社会前途已經搖搖欲墜；于是，为了加强巩固統治，更需要大力推揚古人，崇古压今，这就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盛行，不但規定八股文程式，而且，言必称三代，出題一定要根据四書、五經，作文一定要揣摩古人語气，从形式到內容，一切都必須依傍古人，只准代替古人說話，絕對不許活人自己發言。“厚古薄今”，在封建社会里，已經达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因此，非常明显，封建社会的“厚古薄今”思想，不是憑空产生的：他們的引古喻今，宣揚古人，是为的要引用古人替他們的今天說教——讓他們信服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他們的“厚古薄今”，也正是為他們的“今天”服务。

十年以前，当我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候，这种傳統的“厚古薄今”思想，是和資產階級思想密切結合在一起作为反动思想的兩股逆流而存在的；大家还记得吧，国民党反动派，不是提倡中学生讀經的么？那时候，一方面是胡适之流，大談其杜威哲学，一方面是反动头子陈果夫、陈立夫之徒，大談其六經；一是一付洋奴丑相，一是大摆其“复古”